

西方文学经典 (二)

Shi Jie Chao Ji Chang Xiao Shu Wen Ku

世界超级畅销书文库

卢炳端 马思宁 主编

爱之罪

【法】萨德 著 袁再民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1565.44
51195



西方文学经典

爱之罪

(法)萨 德 著



A1002610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法克斯朗吉	(1)
弗洛维尔与古瓦尔	(33)
罗朗丝与安东尼奥	(83)
恩奈斯蒂娜	(131)
欧叶妮·弗朗瓦尔	(195)
《做弥撒的丈夫：一个普罗旺斯人的故事》	(270)
《朗吉威尔庄园的女主人或一个女人的报复》	(278)
《骗取信任的人们》	(286)
《牧师和一个濒死者的对话》	(293)



法克斯朗吉

法克斯朗吉伉俪享有一笔三万到三万五千法郎的年薪，在巴黎过着太平生活。他们婚后生育有一女，现在出落得好比天上仙女。法克斯朗吉先生当过军官，未到中年就退役回家，照顾妻室，关心女儿教育。他本性和顺，虽天赋不高，为人却极忠厚。妻子与他年龄相仿，也是年近四五十岁，心却比丈夫细些，然而，总的说来，两口子坦诚多于心机，厚道老实并无防人之心。

法克斯朗吉小姐年届十多岁，有一副漂亮的长相，五官轮廓透露出贞洁的美德，皮肤白晰，蓝色的眼睛漂亮动人，嘴稍有点大，然而却皓齿整齐，身材轻盈而灵活，一头美发更是世上少有。她的思想同性格都温和可亲，不仅没有害人之心，甚至想不出世界上会有害人的人。总之，她像是美惠女神一手创造的清白的化身和圣洁的体现。法克斯朗吉小姐知书达理，夫妇在教育女儿方面没少下功夫。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意大利语，会弹奏好几种乐器，还画得一手好画。既然是独生女，她迟早要继承家业；虽然说家底不丰厚，她倒是有条件攀一门好亲，嫁个富家子弟的。这也正是她父母长时以来一直牵肠挂肚的惟一心病。然而法克斯朗吉小姐不等父母开口，早就芳心有主。跟她家沾点亲的戈埃先生经常以亲戚的身分前到她家，多情小姐所钟爱的对象就是戈埃先生。她爱得真诚，而且爱得体贴入微，跟古时候的人一样极重情义。但是现在世风日下，值得珍惜的感情早给败



坏尽了。

戈埃先生有此艳福，却实是当之无愧的。他二十三岁，身材匀称，相貌俊俏，为人胸怀坦荡，同他美丽的表妹在性情上也相契相投。可他只是龙骑兵军官，也是不算很有钱，有必要娶一个嫁妆丰厚的小姐为妻，正如她的表妹也需嫁一位殷实的富贵家子弟一样。由于法克斯朗吉小姐尽管有家产可以继承，我们刚才说了，她父母的家财并不厚。所以，两位青年情侣都懂得，他们虽然心心相印，却不能终成眷属，相互爱慕的烈火，只能在哀叹中渐渐地熄灭。

戈埃先生从未向法克斯朗吉小姐的双亲透露过自己对他们的女儿的满腔情愫。他怕遭到回绝。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把自己弄到如此狼狈的境地。法克斯朗吉小姐比他更是腼腆千倍，也深怕露出半句口风。因此，他俩私下贞洁地两情相靠，虽然被绵绵情丝紧密捆住，却只能默默地在暗中滋生。可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又信誓旦旦相许，决不屈服于任何人提亲，海枯石烂他们也一定要永结同心。

这两位青年相爱到如此，这时想不到法克斯朗吉先生的一位朋友偏偏登门造访，介绍有一位外省来的人，他想带来见见，只希望法克斯朗吉先生同意。只是这人并不是他自己结识的朋友，而是他人拐着弯儿介绍给他的。

“我并不想随便建议您见见他的，”贝勒瓦尔先生讲道，“我介绍的人在法国拥有许许多多的产业，在美洲还有大量出色的庄园。他来到巴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找一个太太。别的倒好说，我就怕他也许会带妻子去美洲。要是您不怕女儿漂洋过海，其他方面倒是十分能与令媛匹配。他今年三十三岁，长相不是很讨人喜欢……睛神里总有点阴沉的



表情，不过行为举止十分高雅，显得十分有家教。”

“那就带他来见见我们吧，”法克斯朗吉先生说完又扭身问妻子，“夫人，您看怎么样？”

“得先见见人，”太太说，“如果真是门当户对，我万分赞成。虽然同女儿分开，我难免心里难过……她是我的心肝宝贝，她不在身旁，我会无缘无故地伤心的，不过，只要她能够过得幸福，我绝不会反对。”

贝勒瓦尔先生从一开始就这样顺利，十分快乐；他跟老俩口讲明了些情况，并商定下礼拜一由他带弗朗洛男爵登门拜访法克斯朗吉伉俪。

弗朗洛男爵来巴黎已经有一月，住在夏尔特尔旅馆最讲究的房子，有一辆很美丽的马车，两名跟班和一名贴身男仆；他一身珠光宝气，钱包里塞满钞票，衣着时髦。他压根不认识贝勒瓦尔先生，但他自称熟识贝勒瓦尔先生的一位好朋友。那位密友却偏偏不在巴黎，要一年半之后才能回来，所以无法帮助男爵。男爵上门拜访过他，人家告诉他：先生现在不在家，他可以去找先生的密友贝勒瓦尔先生。因而，男爵只好把一封介绍信送给贝勒瓦尔先生。贝勒瓦尔先生本性乐于助人，况且他的密友是个十分正派的人，因此不用多费口舌，他就拆阅了介绍信，且对男爵关怀备至，假若那位密友在巴黎，也会如此接待陌生来宾的。

给男爵写介绍信的几位乡绅，贝勒瓦尔先生全不认识，甚至也从来没有听他的朋友提起过；然而，朋友的熟人，他不可能都认识，因此这并不妨碍他对弗朗洛表现出一片好心。这是一位朋友的朋友，仅凭这一点不就足以让老实人坦诚相待吗？



所以贝勒瓦尔先生没有辜负弗朗洛男爵的信任，四处给他当向导；逛林荫道、进戏院、出入商店，他们俩总会在一起。罗列出这些细节，十分有必要，是为了说明贝勒瓦尔先生关心弗朗洛是事出有因的，他带男爵去法克斯朗吉家，并确认男爵同法克斯朗吉小姐十分相配，也是很有道理的。

说好男爵要来的那天，法克斯朗吉太太没有告诉女儿原因，只用自己最漂亮的首饰，把她打扮得十分出众。母亲还一再叮嘱：在客人面前要尽可能表现得彬彬有礼，落落大方，要是客人邀请她显显才能，千万不要扭捏作态，由于这位客人是老朋友亲自介绍来的，他们应该好好接待。

五点钟一过，客人就上门了。弗朗洛先生在贝勒瓦尔先生的陪同下，走入客厅。那一身讲究的穿着，那一种超常的谈吐和庄重的举止，简直是无可挑剔。不过，我们上边已经介绍过，他的相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让人无法接受；必须在举止方面讲究作秀，面部表情力求讨俏，才能掩饰这个缺点。

交谈开始了，话题涉及不同方面，弗朗洛先生像上流社会最具有教养最有学问的人那样，对任何方面的问题都谈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提到科学，弗朗洛先生对任何一门学科都作一番分析；论到艺术，弗朗洛先生证明自我对门门艺术都了如指掌，而且没有一门艺术他是讨厌的。谈论到政治，他的见解甚至具有一定的深度。他对天文地理，无所不晓，无所不知，而且陈述得毫不做作，毫不自鸣得意，甚至在表述的时刻，还带有一种谦逊的表情，好像请求别人多多包涵：他有可能说错了，他对自己提出的论点不是十分有把握。说到音乐时，贝勒瓦尔先生邀法克斯朗吉小姐唱支歌：



她涨红了脸唱了一首，唱及第二首时，弗朗洛看到椅子上放着一把吉它，于是请求小姐允许他用吉它伴奏。他尽力潇洒而准确地拨动琴弦，毫不做作地出示他手上的几枚价值不菲的戒指。法克斯朗吉小姐接着唱第三支歌曲，那是一支刚流行的新歌；弗朗洛先生改用钢琴伴奏，节拍准确到比得上钢琴大师的水准。大家又请法克斯朗吉小姐用英语朗诵几段蒲卜^①的诗，弗朗洛马上就用英语与她交流，表明自己英语也说得十分流利。

告辞时，男爵早把所有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足以看见他对法克斯朗吉小姐的看法异常正确。小姐的父亲对这位新结识的朋友赞赏之至，非要邀请弗朗洛先生不见外地应承下周日来“寒舍就冥不可”。

法克斯朗吉太太倒不像她丈夫那样起劲。当天夜晚她对这人作了一番评价，跟丈夫的意见并不完全一样。她说，她觉得这人乍一看让人很难接受，他若提出求婚，她还的确不愿意贸然把女儿嫁给他。法克斯朗吉先生竭力想打消太太的反感。他说，弗朗洛先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谁能比他更有学识，更举止潇洒？相貌好坏有什么关系？看人岂能仅凭容貌？况且，法克斯朗吉太太不用过早担心，弗朗洛未必情愿提亲，万一他的确打算求婚，错过这样一门亲事一定是极不明智的。他们的女儿难道不应当高攀一家殷实富家吗？法克斯朗吉先生的这番话并没有说服谨慎的妈妈；她以为外貌是灵魂的镜子，要是弗朗洛的心眼儿恰如他的外貌，那么法克斯朗吉先生就肯定会断送亲爱女儿的一生幸福。

① 蒲卜 (1688 ~ 1744)：英国诗人。



宴请的那一天，弗朗洛妆饰得比上一次更讲究，而且更显得高雅深沉。他既美化自己也让其他人看了受用。离开饭桌，他被邀请上牌桌，陪法克斯朗吉小姐、贝勒瓦尔先生和另一位常客一块玩牌。弗朗洛的牌运很差，但他输得落落大方，非常气派。能输的他都输了，这原本就是交际场中讨好别人的惯用手段，弗朗洛哪能不知？随着是音乐余兴。弗朗洛先生演奏了三四种不同的乐器。以后是跳舞，男爵公然把手向法克斯朗吉小姐那边伸去。舞会结束后，来客告别。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双方谁也没有听见提亲的话。双方都小心翼翼。法克斯朗吉伉俪不愿先开口，弗朗洛虽然祈盼早日得手，可他又拍躁之过急反而坏了大事。

最终有一天，贝勒瓦尔先生登门了。而这一次，他身负谈判的重任；他正式向法克斯朗吉夫妇宣布，原籍维瓦列、在美洲拥有大片家产的弗朗洛男爵，独身待婚，欲与法克斯朗吉小姐喜结姻缘，如请人询问这位美人的双亲，是否允许他前来求婚的希望。

作为礼节上的最初答复是，法克斯朗吉小姐还年青，暂时不想婚姻大事。半个月之后，法克斯朗吉夫妇又托人请男爵光临晚宴。在用餐时，弗朗洛就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他说，他在维瓦列有三处庄园，每处分别价值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他父亲以前去美洲，在那里娶了一个混血女孩，得到大约价值一百万法郎的嫁妆。现在，他父母双亡，作为美洲这些产业的惟一继承人，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所以决定结婚之后，就携新婚太太前往美洲。

这个表白让法克斯朗吉太太十分失望，她直言不讳地讲出自己的顾虑。弗朗洛回答说，现在人们去美洲，就跟去英



国一般方便，这次旅行对于他来说是必去不可的。不过，他最多在那儿住上两年；两年之后，他一定带夫人返回巴黎。因此，只剩下一点需要考虑的，那就是母女分别的这个难题。可迟早都要遇到这个问题，由于他计划不在巴黎长住，用大家的话来讲，他在巴黎总不像住在自己的田庄里那么逍遥自在，能有用武之地。然后，他们商讨了一些细节。首次会谈结束时，法克斯朗吉请弗朗洛先生提供他故乡一位熟人的姓名，以便让他们将来打听有关情况，这是当时一般人为决意婚嫁通常使用的方法。弗朗洛对法克斯朗吉先生但求牢靠的忧虑毫不感到意外，他不但赞同，而且还帮着出主意。他说，依他看来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去民政部打听。法克斯朗吉先生想想也觉得对，第二天他就去走访民政部，部长亲自出面，确认弗朗洛先生现住巴黎，原籍维瓦列，是当地的首富，最杰出的人才。法克斯朗吉先生大受鼓舞，头脑发热，连忙回家把这好消息告知夫人，而且迫不及待地当夜就把女儿叫到跟前，问她愿不愿嫁给弗朗洛先生。

这半个月来，可爱的女孩发觉人们在为她筹划什么大事。妇人一般有个通病：虚荣心一旦膨胀，那么爱情就插不上嘴。弗朗洛阔绰的气派和大方的行为，很迎合小姐的虚荣心。她竟不知不觉地令弗朗洛占了上风，将戈埃先生比了下去；所以，父亲刚一问，她就满口应承，说她一切愿意听从父母之命。

戈埃尽管只听见一点风声，却怎么也坐不住了。他飞速赶到情人家，看见小姐的态度半冷不热，他有些疑惑了！他以内心如焚的烈火倾吐出爱恨参半的心里话。他说，他明白这要他性命的陡变从哪而起，但他怎么也料不到当初的山盟



海誓竟变成狠心的背叛！这话中既有一往的情深，又有苦涩的责问。如注的泪水更给他边泣边诉的埋怨增加动人的力量。法克斯朗吉小姐大为感动，她承认自己一时间软弱；两人商议下来，感到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弥补已经犯下的错误，那就是请戈埃先生的父母出面干涉。一经决定，便立刻去办；青年龙骑兵跪到父亲跟前，苦苦肯求父亲为他向表妹提亲，如果不答应，他发誓从今离开法国，远走他乡。戈埃老先生见儿子这么坚决，也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天一早就登门拜访法克斯朗吉先生，为自己的儿子向法克斯朗吉小姐求婚。法克斯朗吉先生感激戈埃老先生屈尊提亲，但是他说现在为时已晚，小女已经嫁给别人。戈埃老先生原本只是出于对儿子的疼爱才前来提亲，实际上他认定儿子跟法克斯朗吉小姐成婚未必合适，因此对这桩婚姻遭到拒绝，他并不在意。他回去冷淡地将这消息告诉儿子，同时尽力劝儿子改变主意，不要阻碍表妹的幸福生活。

小戈埃憋着一肚子的怨气，没有讲话。他又跑过去寻找法克斯朗吉小姐。小姐还在爱情和虚荣之间捉摸不定，她此次的态度没有像上次那样动真情，只是一个劲儿地恳求戈埃不要再为她许身别人而伤心过度。戈埃先生力求装扮得心平气和，他强忍着心中痛楚，吻了一下表妹的手；告别时，他的心情虽然由于装作无事而更加痛苦，但他总算没有忘了说一句：他会永远只爱她一人，然而他绝不会阻碍她的幸福。

弗朗洛在这时候得到贝勒瓦尔的关照，看准此时应该下功夫征服法克斯朗吉小姐的心。他明白自己有不可小看的情敌，因此他使尽全部解数装得更温雅可亲；他为未婚妻送去不少漂亮值钱的礼品，法克斯朗吉小姐在双亲的授意下，大



大方地收下了此位她应该看作是自己未来夫君的人送来的礼物。他在巴黎靠市区附近的地方租下一幢漂亮的房子，在新居为他的未婚妻举办了接连八天的招待盛宴。他不住地施展巧妙的手法勾引小姐，同时采取一系列正经的步骤使议婚成为定局。他很快就使亲爱的姑娘晕头转向，把他的情敌由小姐的心中抹掉。

但是小姐有时也难免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淌下眼泪。她总感到不该背叛自己青梅竹马的初恋对象，她甚至因之而内疚得无可名状……她痛苦地扪心自问：“戈埃到底哪一点对不起我，要落到被我抛弃的地步？他莫非不再爱我了吗？……唉！不是的，全是我出卖了他……而这全部都是为了谁呀？天哪，到底为了谁呀？……为了一个我压根不了解的人，一个用阔绰奢华引诱我的人……说不定以后我要为贪图荣华富贵而付出高昂贵的代价，可今天我却为了爱慕虚荣牺牲自我的爱情……啊！那些空泛的花言巧语啊……它们能同戈埃的真情实意一般有分量吗？……能跟戈埃眼睛动情地淌泪信誓旦旦地说他永远爱我一般神圣吗？……主啊！假如我真上了当，那才是后悔莫及啊！”可是，当她这样想的时刻，人们正把她打扮成欢宴席上的仙女，用弗郎洛送来的首饰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然而她也随之将悔恨置诸脑后。

有一天梦中，她梦见未婚夫变成凶残的野兽，将她抛进一个漂浮着许多尸体的血潭中。她大声呼救，未婚夫却充耳不闻……戈埃赶来，将她拉出血潭，接着又弃她而去……她昏倒了……这噩梦使她难受两天；一次新的欢宴驱散了那个吓人的幻觉，受到勾引的法克斯朗吉小姐甚至痛恨自己居然让一场噩梦留下这些印象。



全部都在准备中，急于求成的弗朗洛已准备最后摊牌。忽然，有一天早上，我们的女主角收到一张弗朗洛先生写来的便笺，内容如下：

一位我不认识的，来势汹汹的男人，剥夺了我今夜宴请法克斯朗吉先生夫妇及他们可爱千金的荣幸。此人声称被我抢走了生活的幸福，要和我决斗，并刺了我一剑。我期望四天之后能还给他一剑。可如今我必须遵医嘱静养二十四小时。今夜不能如我所愿对法克斯朗吉小姐重申爱的誓言，本人深觉痛惜。

弗朗洛男爵谨具

这封信法克斯朗吉小姐一见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她赶忙禀告父母，为了她过去情人的安全起见，她认为必须如此做……戈埃为了她，为了曾经忍心伤害过他的负心女人，受到如此的牵连，她感到十分内疚。她现在还爱着的那个人，他做出这样大胆而莽撞的行为，激烈地动摇了弗朗洛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但是，一方毕竟是肇事者，而另一方却受了伤，流了血，法克斯朗吉小姐错就错在对整个事情作出有利于弗朗洛的诠释：戈埃不应该动手伤人，而弗朗洛受了伤害。

就在法克斯朗吉小姐赶到戈埃的双亲那里，告诉他出了何事的时候，贝勒瓦尔、法克斯朗吉伉俪前去慰问弗朗洛。他躺在长沙发上迎接他们，身着十分讨俏的内衣，一付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好像他的脸上过去常有的那种让人反感的



表情已经被痛楚所代替。

贝勒瓦尔先生及受他好处的人趁机催促法克斯朗吉夫妇快下决心：这件事可能引起一些后果……或许迫使弗朗洛必须离开巴黎。他甘心没有结局就走吗？……贝勒瓦尔出于友谊，弗朗洛先生善于辞令，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下便找出成百上千条理由，讲得头头是道……

法克斯朗吉太太完全给说服了。她跟丈夫和女儿一样，早让贝勒瓦尔先生的这位朋友的伪装所迷惑。丈夫整天在她耳边絮叨，女儿看起来也心甘情愿缔结这门亲事，她目前已经对这桩婚姻不抱一丝反感了。因此，告别时，她向弗朗洛保证，只要他身体一复原，可以出门的第一天，他们就可以马上举办婚礼。有心计的情朗含情脉脉地表示为法克斯朗吉小姐担心，因为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令他领教了他那位情敌的性情。法克斯朗吉夫人恳切地请他别放在心上，只是要他作出保证：不管如何，不要跟戈埃计较。弗朗洛先生同意了，他们这才分别。

在戈埃家，全部也都摆平了。小戈埃承认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激烈的爱情。可是，既然法克斯朗吉小姐忍心将他抛弃，讨厌他这样感情用事，鲁莽冲动，那么他绝不会再委屈她。法克斯朗吉先生完全放心了，现在他只想怎样给女儿完婚。他需要一大笔钱。弗朗洛先生即将前往美洲，不论修复那里的庄园或扩大那儿的地产，都指望能用上妻子的嫁妆。这样算下来，必须要有四十万法郎才行。法克斯朗吉先生必须大大破费才能补上这么大的缺口啊。但他毕竟仅有一个女儿，女儿婚姻大事迟早要他张罗的。眼前这门亲事以后可不易再碰上。砸锅卖铁也必须要办成啊。于是能卖的卖



了，能抵押的抵押了，总之，就在弗朗洛出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他第一次见到法克斯朗吉小姐的三个月之后，这笔钱总算凑齐了。弗朗洛先生终于如愿成了法克斯朗吉小姐的丈夫；诸亲好友吹聚一堂，婚约签订了，商量第二天举行仪式，不讲排场，婚后第三天弗朗洛就要携着钱和新娘离开巴黎。

就在这命定之日的当夜，戈埃先生托人恳求表妹和他见最后面，他说定了一个秘密约会的地点，估计表妹前来应没问题。表妹回绝了。他又捎去口信，说他要告诉她一件后果十分严重的大事，她必须去听听。我们的这位女主角尽管不忠于爱情，受人勾引，昏了头脑，却不能憎恶往日的情人，终于动了心，前去约定的地点。

戈埃先生刚一见表妹，便开口说道：“我来这儿绝不是要破坏你们家和你共同认定的幸福生活，可是我奉为职责的正直使我不得不警告你，有人在愚弄你；你嫁给了一个坏蛋，他把你的一切夺走之后，恐怕要使你成为世上最不幸的女人，他是地道的恶棍，你上当了。”

一听此话，法克斯朗吉小姐对表兄说，没有真实证据是不能如此恶毒地糟蹋一个人的名誉的。

“我承认，现在我还没有抓到什么证据，”戈埃先生说，“可是我正在调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请你为了你所最钟爱的一切，设法让你的双亲同意延期出发。”

“亲爱的表哥，”法克斯朗吉小姐笑道，“你的假装使人一眼就看穿，你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你要求延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想使我避开已无法断绝的婚姻。你还是坦白说明自己在施诡计吧，我原谅你，可不必毫无道理地使



我不得安宁，因为时至今日，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任何既定的事实了。”

戈埃先生实际上只有些怀疑，并没有确切的实据，他也确实只想拖延时间。一听这话，他跪到情人的面前：

“我崇拜你呀，”他喊出声来，“永远我都会把你奉为偶像，我终生的幸福就此葬送了，你要永远离开我了……我表白，我方才所说的只是怀疑，但是它出自我的内心，它使我痛苦的程度超过将和你分手的绝望。但愿你在辉煌的峰顶，能追忆我们童年时一起度过的甜蜜的日子……想到你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你永远属于我……那时我们多么快乐。啊！多少个销魂的时刻瞬间全一去不复返了，痛苦的日子却将永远无穷期！我造了什么孽，要遭到让你抛弃的惩罚呀！你说，狠心的女人，我有对不起你吗？为何你要让爱你的人作出牺牲呢？他由我爱的怀抱中抢走了你，他难道能像我一样地爱你吗？他难道像我一样早已爱上你了吗？”

如注的泪水从可怜的戈埃的眼中滚滚流下……他一边说一面拉着爱人的手，一会儿把手贴到自己的胸口，一会儿又把手放到自己的唇上。

柔情的法克斯朗吉小姐不能不能有所感动而心潮起伏……她也流下了眼泪。

“亲爱的戈埃，”她对表兄说，“请确信，你将永远都是我的亲人；我现在必须顺从，你也看到了，咱俩压根不可能成为夫妻。”

“我们应该等候时机的。”

“哦，主啊！将幸福建立在双亲的痛苦之上！”

“我们不会使他们伤心的，咱俩还年轻，可以等候。”



“谁又能保证你的忠诚？”

“你的性格……你的美，你的所有都可以保证……爱总是有的，可对你，那是崇拜……假如你如今还愿意属于我……那么我们就逃到天涯海角去，大胆地爱我，和我一起去。”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我下这样的决心。走吧，不要悲伤，朋友，忘了我吧，这才是明智的；往后你会遇到比我好上千倍的姑娘来补偿你现在的遗憾。”

“别再给背信弃义增加罪过了。我，要我完全忘掉狠心的你，要我不为失去你而悲伤！不，这话就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会这样无情无义，你怎么能相信我能做到如此呢？”

“朋友，你太可怜了，咱们只能分开呀；这所有只能给我增加无法救治的代办处痛，你的埋怨已无济于事……分开吧，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那好吧，我听你的。看来这是我终生最后一次和你谈话了，没什么，我听你的，没良心的姑娘，然而我要你给我两样东西，你总不至于狠心回绝吧？”

“哪两样？”

“你的一绺发丝，和你的 一句誓言：答应每月给我写信，至少应该告诉我你是否幸福。你如果日子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可是，万一那恶魔……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是的，深信我……哪怕赴汤蹈火，我也会将你从他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的。”

“你千万不要有如此的担心，亲爱的表兄，弗朗洛先生是最正派的人。我只感到他为人诚恳……而且体贴待人……